

木兰，一个跨文化的艺术符号

木兰已经承载起全球传播的意义，引发跨文化共鸣，成为一种可以被世界各国人们共同欣赏、汲取力量的文化符号。

□ 霜枫酒红



木兰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属于女性英雄形象的经典甚至原型。这个人物形象源自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木兰辞》。被誉为“乐府双璧”之一的《木兰辞》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描写了一位女子代父从军、征战沙场、凯旋回朝、建功受封、辞官还家的非凡经历。经过后世的传承和演变，木兰故事传播的方式越来越多、传播范围越来越广，最终走出国门演变成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符号、中华艺术的符号、中国女性的符号。

目前国内现存通行版的《木兰辞》最早见于北宋神宗、哲宗年间文人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根据郭茂倩所述，《木兰辞》转引自南朝陈释智匠所著的《古今乐录》，不过木兰的身世及原作者都不详。虽然这些不明确的信息给后人带来了种种猜测，但是并不妨碍木兰艺术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也不影响公众对木兰及其价值的认同。

从中国古典艺术形象到中国传统文化，木兰是孝道、忠诚、勇敢和女性意识的象征。她代父从军，体现了对父亲的孝顺和对家庭的责任感；征战沙场则彰显了对国家的忠诚以及自身的勇敢无畏；而女扮男装、打破性别限制的行为，反映出一定的女性意识觉醒，挑战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

这样一个“多边形”的木兰形象，在亚

洲文化圈尤其是儒家文化圈中得到了高度认同。例如在日本文化里，木兰被看作是忍耐、忠诚、勇敢和家庭观念的象征。日本动漫中的木兰形象通常具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展现出她在战争中的非凡勇气和智慧，体现了日本文化对这些品质的推崇和追求。到了韩国文化中，木兰被视为孝道、忠诚、勇敢和女性意识的象征，与韩国传统价值观相契合。韩国影视作品中的木兰形象往往展现出强烈的家庭观念和责任感，其为了家人和国家勇敢奋斗的精神引发了韩国观众的共鸣。在东南亚文化中，木兰同样是勇敢、独立、自尊和家庭观念的象征。在当地的文艺作品中，木兰具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在战争中更是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智慧。透过这些再度叙事与呈现，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个艺术形象跨越国度和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

1998年美国迪士尼公司以一部动画电影《花木兰》将木兰形象推到全球并且引发更广泛传播，让一个源自公元15世纪中国北魏时期的艺术形象在世界上大放光彩，甚至让不同肤色的观众从中解读出了共有的价值和情绪。迪士尼版的木兰更加独立、勇敢，具有强烈的自我追求和挑战传统的精神，因而被观众视为勇敢、独立、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象征，激励着人们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追

求自己的梦想，打破传统的束缚。这个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但是价值内核没有移动。在跨越东西方文化的艺术传播中，木兰被打造成勇敢、坚韧、独立和敢于挑战传统女性形象的代表。正是这样的象征，木兰的故事才吸引了无数西方观众，并成为了一种超越文化差异的精神力量。

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欣赏与观察时人在影视、舞台剧、音乐作品中继续展现的木兰形象时，应该能够进一步看到这个符号对性别和国度的超越。例如在超越性别方面，继续强化木兰的军旅形象，证明女性在面对战争、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同样有着不输男性的能力与勇气；发力再塑造多元女性力量，木兰不仅具有勇敢、坚毅、智慧等品质，更在追求梦想、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上积极进取，没有受限于性别、时代、文化的固有框架，而是不断以个体的突破去追寻、实现价值和梦想。

时移世易，木兰已经承载起全球传播的意义，引发跨文化共鸣，成为一种可以被世界各国人们共同欣赏、汲取力量的文化符号。未来，在影视改编与合作、文化活动与演出、游戏开发、教育与研学等等跨国别领域，木兰艺术形象一定可以释放更大、更多符号意义，带给公众更多文化福利和审美享受。

器乐与戏剧碰撞出耀眼火花



从首部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到以竹笛演变历程展现中华文明进程的交响民族器乐剧《笛韵天籁》，再到用琵琶、笛子演绎李香君与侯方域故事的音乐剧场版《桃花扇》……近年来，各地音乐剧团相继推出器乐剧作品，将演奏融于戏剧，以新颖的器乐叙事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开拓出民乐发展的新境界。

作为一种新兴的民乐表演形式，人们对民族器乐剧的称呼不尽相同，但无论是“民族器乐剧”，还是“国乐剧场”“跨界融合舞台剧”“多媒体民乐剧”等，皆指以民族器乐作为表演主体来讲述完整戏剧故事的剧种。舞台演奏者兼有演绎音乐与表演戏剧的双重角色，在进行乐器演奏的同时，还要通过形体动作、念白吟诵等完成人物形象塑造。

中国民族器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文化气韵。其舞台演奏形式经历了从纯音乐演奏到加入实景的主题音乐会，再到与戏剧融合的乐剧作品的发展过程。

2001年，演奏组合“女子十二乐坊”出现，“新民乐”进入大众视野。它突破演奏家在固定舞台位置演绎作品的定式，将中国民族器乐组合与现代流行音乐表演形式相结合，对民乐的跨界融合作出了尝试。2013年，中央民族乐团推出民族乐剧《印象国乐》，以演奏复刻改良后的敦煌壁画古乐器展现国乐魅力。作品虽没有完整的剧情人物故事，但演奏家在具有关联性的剧情中演奏乐器、传递情感，表演一气呵成。

在此基础上，民族乐剧在表演上逐

渐向塑造具体的人物过渡。2017年，讲述玄奘西行取经故事的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在北京首演，真正开启民乐的“剧”时代。如果说，《印象国乐》只是对传统器乐曲目中经典故事的引申与发挥，构成的是“弱叙事”，那么《玄奘西行》则构成了“强叙事”。《玄奘西行》中有剧情、对话、人物安排以及连贯的情节发展，真正实现了以器乐演奏来表现戏剧角色。在这之后，全国各地又上演了多部器乐剧，如《笛韵天籁》《桃花扇》《九歌》等。在这些民乐的跨界探索中，乐器所承担的舞台戏剧表演功能越发突出，抽象的器乐语言让人物和剧情得到诗意化表达，起到渲染剧情、营造特定舞台情境、增强戏剧艺术表现力的作用。

简单的演奏技术堆砌难以成“剧”。一部优秀的民族器乐剧不仅应彰显乐器本身的魅力，还应以丰富的演奏技法匹配剧情的逻辑结构和风格特点。

在《玄奘西行》中，出现了包括笛、箫、胡琴、琵琶、唢呐、阮、箜篌、艾捷克、热瓦普、冬不拉、库布孜、萨塔尔、手鼓等70余件乐器，生动展现出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音乐在历史的陶冶、沉淀中形成的兼收并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特质。剧中，将胡琴与胡人石磐陀形象结合，让高昌王与维吾尔族乐器互为标签，使琵琶与祭天女神相匹配。这种处理不仅使观众在听觉上迅速识别角色，还通过乐器的音色、旋律和节奏变化，为角色赋予更丰富的情感和故事内涵。

民族器乐剧也对民乐演奏者提出了

更高的专业能力要求。演奏家不仅要演奏乐器，还要以新的视野与思维方式为器乐表演与作品阐释提供更多的可能。如现实题材大型情景器乐剧《扬帆大湾区》就讲述了广州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该剧选用笛箫类吹管乐器塑造男主角李嘉豪的形象。笛箫不仅是广东音乐的代表乐器之一，而且种类多样，音色丰富灵活，能够表达不同的叙事情境。

在创作实践中，为适应观众审美需求，丰富音乐表达，拓新者对乐器进行了改革。一方面，不断探索乐器音色，创新乐器组合、演奏技法。如器乐剧《翡翠》以钢琴的清亮音色表现翠鸟欢歌，演奏者进行探索创新，通过弓子擦弦与左右手掌交替拍弦的演奏技巧模拟出飞鸟鸣叫与振翅的声音效果。另一方面，结合地域特色研发新乐器，寻找新音色。如器乐剧《瓷韵东方》以瓷乐为表现主体，用完整的瓷乐队编制讲述利玛窦在江西的旅居生活故事。瓷文化是江西文化的标志名片，以瓷乐来演绎器乐剧，既是对音色的创新，也凸显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以器乐剧讲述中国故事，在扩大民族器乐表现力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其独特的文化标识、新颖的表演形式引发海外观众的关注与喜爱。如器乐剧《玄奘西行》已走出国门，先后在英国威尔士剧院、美国肯尼迪表演中心等演出，不仅获得一致好评，还展示出不俗的票房号召力。

据《光明日报》

没关系 爱能抚平一切

这是一部有点特别的纪录片，一部分主人公或者他们的亲友、师长、邻居等人的面部打了马赛克，有的人甚至连声音都采用了语音变声技术。在B站（哔哩哔哩）出品的这部纪录片《是坏情绪啊，没关系》片尾，主创特别感谢所有参与拍摄的“坏情绪”的主人：“你们的勇气，是穿透黑暗的一道光。”这部纪录片采用这种方式与观众见面，既尊重被记录者的意愿，保护他们的个人隐私，也确保这部纪录片能够展现真实事件和现象，增加其可信度。这一举措展现出制作团队的专业素养和人文关怀。

《是坏情绪啊，没关系》自上线以来，以恐惧、哀伤、躁动、厌恶、迷茫、焦虑等6种情绪为主题，表现处在不同生存境遇下的人面对工作、情感、升学、就业等人生命题时，遇到的困惑和痛苦以及为寻求破茧之路付出的努力。通过细腻充沛的情感、真实的矛盾冲突、不同的人物命运以及专业、科学的解读，力图全面、立体、客观地呈现跟“坏情绪”有关的林林总总，鼓励人们正视自己的情绪，接受并拥抱它们。

截至目前，该片成为2024年B站纪录片自制新IP第一名。评论区暖流滚滚，弹幕“加油”刷屏，用户自发鼓励片中的主人公，并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真实经历，共同正视并拥抱“坏情绪”。

片中讲述的人物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河南女生李悠扬总是看到公交车就觉得它会马上撞过来，在看心理医生时也觉得房间角落里隐藏着一个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幻觉，只能缩起来。

云南男孩“辛克莱”在上海读书、生活，忙碌又孤独，堆积了许多“坏情绪”，几近崩溃。医生在电话里告诉他妈妈他的病情，妈妈让他回老家，他却不情愿。

辽宁的一对孪生兄弟都不开心，哥哥至今回忆起多年前高考失利还会痛哭，也会仅仅因为饭团掉在地上而焦躁不已；弟弟身患腿疾，常被“开玩笑”的人言语伤害。哥俩长期忍受压力，不善沟通……

他们的故事引发大量共鸣，他们最终对“坏情绪”的控制和向好的过程带给观众许多思考，让人感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关怀、包容和爱多么重要。

跟随片中镜头的观察，观众可以发现，他们“坏情绪”的根源往往与原生家庭有关，而他们的父母几乎都对亲子关系和教育方式进行了反思和改变。比如孪生兄弟的父亲表示：“过去以为只要孩子学习好，家长就尽到了义务……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和孩子坦诚地交流、沟通，让孩子养成吐露自己心声的习惯。”

另一位专家、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生乔颖想告诉所有人：“你永远无法抵抗情绪，就像叛逆的孩子一样，越强势地镇压，孩子的叛逆就越强烈。”她认为，有时候“丧一丧并不是不可以的，它可能是一个自我调整的开端”。

有位被记录者在经历过“坏情绪”后，写了一张明信片，希望通过镜头送给“屏幕前的你”：“困难的时候，辛苦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休息一下，找回快乐。”

据《人民日报》

